

Fairy and Folk Tal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

W.B. Yeats



凯尔特乡野叙事：一八八八

【爱尔兰】W.B.叶芝 殷杲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FAIRY AND FOLK TAL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

凯尔特乡野叙事：一八八八



W.B. YEATS

【爱尔兰】W.B.叶芝 熊秉真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尔特乡野叙事:一八八八/(爱尔兰)叶芝
(Yeats, W. B.)著;殷杲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4

书名原文:Fairy and folk tal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

ISBN 978-7-214-09291-5

I. ①凯… II. ①叶…②殷… III. ①神话—作品集
—爱尔兰②民间故事—作品集—爱尔兰 IV. ①I56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1695 号

书 名 凯尔特乡野叙事:一八八八

编 著 者 [爱尔兰]W. B. 叶芝

译 者 殷 杲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责任监制 陈晓明

装帧设计 蒋 熙

内文版式 soleilevant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9291-5

定 价 48.00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W. B. 叶芝



老早以前，牛津和诺里奇的主教科贝特博士曾经撰文，哀叹英格兰的仙人都消失不见了。“遥想玛丽女王那辰光，”他写道——

当汤姆干完活儿赶回家，
或者希思起床把牛奶挤，
快乐，快乐地它们把小鼓敲起
快乐地它们的脚趾把舞步跳起。

到了詹姆斯时代，仙人们已然无处可觅，因为“它们属于一种旧行当”，唱的“都是单调的颂歌”。不过，仙人

在爱尔兰依然遍地皆是，一如既往给善良者送礼物，给暴戾的人放瘟疫。“你见过仙人吗？”有一次我问斯莱戈郡的一个老头儿。“多得烦人呐，”他回答。“这一带的渔夫知道什么美人鱼的事吗？”我也问过都柏林郡某村的一位女士。“哎呀，他们根本不想看到它们，”她抱怨道，“因为它们老是带来坏天气。”“这家伙相信有鬼，”有个外国海船长指着一位我认识的导航员告诉我。导航员呢，指着他在罗西斯的老家村子对我解释道，“那里的每幢房子里都有很多鬼。”当然啦，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权威——所谓“时代之精神”——他的声音是绝无可能传播到爱尔兰这儿的。他已经垂垂老矣，再不用多久，就会体面地躺进坟墓，位置由另一个人取而代之，后者同样德高望重，却同样在这一带无人知晓。之后还会有下一个，又下一个，再下一个。事实上，这些家伙的声音，除了在城里的报纸编辑部、课堂、客厅和饭馆里，别处还有哪里能听到，或者所谓“时代之精神”是否根本只是废物一堆，还真不好说呐。不管怎么样吧，这类时代之精神哪怕成群结队地袭来，也不可能改变凯尔特民族分毫。杰拉尔德斯·坎布伦希斯^①认为，西部岛民都有点像是异教徒。“那儿有多少种神灵？”不久前，一位神父问一个茵尼斯特岛来的家伙。回答是，“在茵尼斯特岛嘛只有一种，不过这儿看起来倒是个大地方。”听闻此言，

① 又名“威尔士的杰拉尔德”，12 世纪的一位僧侣，生于威尔士，是一位历史记录者。——译注

神父同七个世纪前的杰拉尔德斯一样，惊恐地举起双手。注意，我可不是在谴责答话者。相信许多神灵，总好过一个也不信，或者只信一个。不过呢，这位岛民多少有点多愁善感，不够实际，跟不上 19 世纪的步伐咯。任凭时光流逝，凯尔特人，他们的史前巨石和石柱，都不大可能改变多少，事实上谁真的会改变呢？纵然有再多不迷信者、无神论者、聪明人、教授，大多数人仍旧不乐意晚餐桌边坐 13 个人，或者让人递盐，或者从梯子下走过，或者遇见晃动花尾巴的单只喜鹊。当然啦，有些领受上帝教诲的人对这一切嗤之以鼻，但是即便是一个记者吧，要是午夜被诱骗着走进墓地，多少也会害怕遇到鬼，因为但凡是人，骨子里难免都有点神神叨叨的。至于凯尔特人，他们根本就是一些不折不扣的幻视者。

然而，如果你是个外人，那么请记住，鬼神和仙人的传说不是那么容易打听到的，哪怕在西部村子里也是如此。你得多用点心思，既要和孩子们交朋友，也得跟老人们多聊聊，既跟那些放心大胆地虚度时光的人打打交道，也别忘了跟那些觉着时日无多，眼见哪天就要蹬腿的人谈一谈。老太婆们知道最多，但是不肯轻易开口，因为仙人们都是避人耳目的，非常讨厌被人谈论；不是已经有很多差点被仙人推进坟墓，或者被仙人直接击昏过去的老太婆的故事了吗？

在海上，渔网布好，烟斗点上，满肚子故事的老头们就开始唠嗑啦，他们应着船儿的咯吱摇晃声，娓娓讲述。万圣节前夜也是一个听故事的好机会。从前，守灵夜里也可以听到很多故事。可惜神父们已经开始反对守灵夜的做法了。

根据爱尔兰教区统计的记录，从前说书人经常在夜里聚到一起比故事，要是有谁的故事版本与众不同，别的说书人就会诵读出自己的故事，大家投票表决，故事版本与众不同的人就得听从大家的最后裁定。这样，故事精确地代代相传，以至于本世纪早些年，口头传诵的迪尔德丽^①长篇故事依然与皇家都柏林协会最原始的手稿记录一字不差，只有一处不同，错的显然是手稿——它抄漏了一段。不过，一般只有民间传说和吟游诗歌有幸得到如此精确的传承，仙人的传说可不是这样，它们时不时要套用到某个隔壁村子或者各地的通灵名人身上，所以经常会变化。每个郡通常都有某个家族，或者某个人物，被公认得到幽灵的特别青睐，或者是仙人特别喜欢折磨的。比如戈尔韦的哈切特堡的哈切特一家，据说他们有位祖先是仙人。斯莱戈的利萨戴尔的约翰·欧·戴利也是一样，他是歌曲《艾琳·阿伦》的谱写者，曲子后来遭苏格兰人剽窃，易名《罗宾·阿戴尔》，继而又被韩德尔借用，当时后者的清唱剧都还没写出来

① 爱尔兰传说中的乌尔斯特公主，她为逃避与康乔巴国王结婚，与情人纳奥伊斯私奔。国王谋杀了纳奥伊斯之后，迪尔德丽自尽。——译注

哩^①，还有那首《凯里的欧·多那胡》。各种传说都喜欢拿这些人当主人公，有时不惜用他们替换掉原先的故事主角。诗人尤其容易被纳入传说，因为爱尔兰人向来认为诗歌与魔法密不可分。

① 他在都柏林住过一阵，应该在那里听到过它。

这些民间传说都非常质朴、充满乐感，因为它们是这样—个阶层的文学：对他们来说，在降生、爱情、痛苦和死亡这条老路上，各种事件从古到今源源不断地涌出。他们把一切铭记在心，认为每件事都是一个象征。他们拥有人类最原始的本领。城里人有机器——无聊的、新兴的玩意儿。他们没有多少新鲜事。他们可以坐在壁炉边，长久地琢磨漫长一生中的各种事。我们却觉得根本无暇思索一件事的意义——太多的事情层出不穷，再大的心也没法全部装下。据说，世上最雄辩的是阿拉伯人，虽说他们只有贫瘠的沙漠、艳阳肆虐的天空。“智慧降临在三种事物上，”他们有这样一则谚语，“中国人的手、法国人的脑、阿拉伯人的舌。”我觉得，这就是质朴的意义——今天所有诗人都疯狂地追求，可是花再大的代价也无法求得的质朴。

我认识的讲故事者中，最特别、最经典的一位，非帕蒂·芬林莫属。他是个小老头儿，双眼炯炯有神。他这间漏水的村舍位于B地某村，根据他的断言，那一带可是“整个斯莱戈郡最有仙气——也就是说，仙人最多的

地方”，虽然别人没准会认为享此美名的应该是达姆海尔或者达姆克利夫才对。他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老头子！要是他碰巧从关于圣人的幽默故事，而不是仙人故事说起的话，你正好可以趁机打量打量他怪模怪样的外表和乱糟糟的头发。他的虔诚可真是富有特色啊！他讲的是圣科伦巴，以及圣人和母亲的对话。“你今天咋样啊，妈妈？”“更糟啦！”“那祝你明天过得更糟！”第二天圣人又问，“你今天咋样啊，妈妈？”“更糟啦！”“那祝你明天过得更糟！”第三天，“你今天怎样啊，妈妈？”“好些了，感谢上帝。”“那祝你明天过得更好些！”他会告诉你，圣科伦巴这么说话看似不孝，其实是想劝导人要开心。接着，大有可能他会扯到心爱的话题——最后的审判者在奖励好人、把坏人丢进永不熄灭的烈火时，脸上总挂着同样的微笑。帕蒂·芬林觉得这一点令他相当宽慰：审判者的这种忧郁超然的微笑。芬林自个儿的快乐看起来也仿佛超凡出尘——尽管其实它再简单没有。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正给自己煮蘑菇吃。第二次他正躺在篱笆下睡觉，睡着了还笑眯眯的。显然，这双眼睛里闪烁着的快乐并不属于一成不变的凡间世界——这双像兔眼一样灵活的眼睛深陷在重重皱纹中，因为帕蒂·芬林非常老啦。它们表现出的欢乐当中，也掺杂了一丝忧郁——几乎可以说是它们的欢乐的必然成份，

是纯乎本能的天性和所有动物都会有的那种迷蒙忧郁。他老迈、古怪，聋得厉害，老是遭孩子们捉弄。

他拥有看到仙人和精灵的能力，但未必乐意这样。一天，我们说到班西女妖。“我看到过她，”他说，“就在那里水边，用爪子‘拍打’河水来着。”他可是明白表示过对仙人们很厌烦。

即便在这些西部村庄里，怀疑论者也并非完全绝迹。一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怀疑论者在一片小得像手帕似的地里捆玉米。他与帕蒂·芬林截然不同——脸上的每道皱纹都显得疑虑重重，此外还出过远门！——他一只胳膊上刺了个1英尺长的莫霍克印第安人，表明了这一点。“他们这些出远门的人哟，”附近的一位神父在他上方摇着头，引用托马斯·艾肯皮斯^①的话，“回来后很少有虔诚的。”我跟这个怀疑论者提过鬼。“鬼魂，”他说，“根本没这类东西，只有仙人还有点道理。恶魔从天堂跌下的时候，把那些意志薄弱的家伙都带上了，丢进荒无人烟的地方。那就是仙人的来历。不过现在它们越来越少啦，因为它们的时间已经过完了。你知道，它们要回去啦。但是鬼呢，没这回事！告诉你还有什么是不信的吧——燃烧的地狱。”然后，换成低低的声音，“那都是捏造出来的，就为了让那些神父啊牧师啊有点事可忙。”说完，这位充满启蒙精神的家伙又低头捆起玉米。

^① 十四五世纪的一位德国籍宗教作者。——译注

在我们看来，爱尔兰民间传说的搜集者们有一个巨大的优点，虽然在别人眼中或许是个巨大的缺点。他们的作品更多地是文学而不是科学的，向我们展示的更多的是爱尔兰农夫们的故事，而不是什么人类的原始宗教，或者民俗学者们一心追究的那类东西。要是做科学家的话，难免得把所有故事都制成食品账单一般的表格——仙人国王一栏，仙后一栏。但他们没有这样，相反，却记下了人民的声音、生命的脉动，每个人都记下了他那个时代最关注的东西。克罗克和洛佛尔，出于对爱尔兰仙人浮皮潦草的理解，用幽默的眼光看待一切。他们那个时代的爱尔兰文学的主要创作者，是一个——主要是因为政治之故——认为平民不值一提、乡间无非是幽默家的世外桃源的阶层。农人的激情、忧郁、悲剧，他们均一无所知。他们的做法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只是他们将一类经常由船员、车夫和仆人讲的胡编乱造的故事夸大为一整个民族的故事，创造出一些千篇一律的爱兰人形象——如今这些肥皂泡已经给论及四八年饥荒的作者们戳破了。他们的作品充满一个享受特权的悠闲阶层的热切和浅薄。克罗克的作品中，处处美轮美奂——娇柔的世外桃源之美。而卡尔顿，一个农民出身的人，在他的许多故事——我只能收录最简单的几则——尤其是鬼故事里，虽然也不乏幽默，却有着一种

严肃得多的态度。接下来是肯尼迪，一位都柏林的老书贩子，他对仙人似乎有着真正的信仰。论文学才能，他远不如前者，但他的记录非常精确，经常直接采用说故事人的词汇。不过，自打克罗克以来，最出色的著作还要数王尔德夫人的《古代传说集》。在这本书里，幽默被痛苦和温柔全盘取代。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凯尔特人的真正心声：忍受多年迫害之后，他朝着爱成长，用梦想充盈周身，在微光中倾听仙人的歌谣，思考灵魂和死亡。这就是凯尔特——做着梦的凯尔特。

此外还有两位重要作者，到目前为止尚未以成书的形式发表作品——丽提提亚·梅林托克小姐和道格拉斯·海德先生。梅林托克小姐用阿尔斯特地区的半苏格兰方言进行优美精确的记录，道格拉斯·海德先生目前则准备用盖尔语写一部民间故事，大多是他逐字逐句根据罗斯康芒和戈尔韦的盖尔语说书人的话记下的。他或许当属所有记录者中最可信的一位。他非常了解爱尔兰人民。别人只能领略出爱尔兰生活的浮光掠影，他却能理解其中的所有元素。他的作品既不幽默也不悲哀，而是生活本身。希望他能将搜集到的一些故事编写成民谣，因为他是威尔士和加拉纳流派的最后一位民谣作者了——这些人的作品似乎随时散发出芳香的泥炭烟火味儿。这让我们想起小故事本。它们由小贩们

兜售，经常出现在农家的橱子里，被泥炭烟火熏成棕黄色，可是走遍这座撒克逊大城的各个图书馆，你绝对找不到这类小故事本。《皇家仙人故事》、《爱尔兰故事集》和《仙人的传说》，这些都是爱尔兰人民关于仙人的文学啊。

本书还收录了几首关于仙人的诗歌。它们更富苏格兰风味，而不像是英格兰的诗。大多数时候，英格兰仙人传说中的人物只是些精心乔装打扮起来的人类而已。没人真信这类仙人故事。它们都是普罗旺斯传来的浪漫的胡说八道。没人会在自家台阶上给它们洒几滴鲜奶。

如果我对本书谈得上什么贡献，那无非是尽力让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囊括爱尔兰民间相信的所有仙人种类。读者或许会奇怪，为什么在所有注释里，我都不曾试着用理性来对待哪怕一个小精灵。请允许我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解释吧。^①

^① 引自《斐德若》。

斐德若：我想问的是，苏格拉底，这里是否就是玻瑞阿斯【北风之神】据说从伊利索斯河边将俄里梯亚【希腊公主】带走的地方？

苏格拉底：一般都是这么说的。

斐德若：是否就在这里呢？小溪清澈透明，令人欢愉。我能想象得出，附近或许就有少女在嬉戏。

苏格拉底：我相信地点并非恰好在此。而是要再往下游大约四分之一英里，那里过河就是阿特弥斯的神庙。我想那里应该有座玻瑞阿斯的祭坛。

斐德若：我不记得了，不过请告诉我，你是否相信这个故事？

苏格拉底：智者们都会表示怀疑，如果我像他们一样也怀疑它，那也并不奇怪。我或许会理智地解释道，俄里梯亚正在与法玛西亚【河神之一】玩耍的时候，突然一阵北风将她刮过旁边的岩石，尽管她就这样摔死了，但还是被说成是被玻瑞阿斯带走了。不过，对于具体地点依然有一些分歧。另一个故事版本说她是从战神山被带走的，而不是这里。我承认这类解释都挺合理，不过想出它们的人可没什么好羡慕的，他得付出多少思考和精力啊。一旦他开始了，就得接着解释半人半马和喷火兽。蛇发女妖和翼马也一齐涌来了，还有无数其他怪异的怪物。要是他怀疑它们，一个一个地用可能性的规则来解释它们，这种粗鲁的哲学一准要耗光他的时间。听着，我可没时间对付这类怀疑。想知道为什么吗？正如德尔福神谕所言，我首先要了解的应该是我自己。在对于自我都尚且懵懂的时候，

去寻思跟我无关的事，是很可笑的。所以，我对所有这一切都说再见。常识对我而言就够啦。因为，正如我说的，我想搞清的不是这事，而是我自个儿。事实上，我自己作为一个生物，难道不比蛇怪提风更复杂、更充满激情，或者难道我不是一个更精致、更单纯的生命，领受着自然赋予的更神圣、更谦逊的命运吗？

请允许我感谢麦克米兰的诸位先生，以及《上流社会》、《全年》和《每月信息》的编辑，他们允许我使用帕特里克·肯尼迪的《爱尔兰的凯尔特传说》，以及梅林托克小姐的文章。感谢王尔德夫人允许我任意使用她的《爱尔兰古代传说集》中的内容，还要感谢道格拉斯·海德先生允许我使用他的三则未曾发表的故事，并在各方面提供了宝贵、有益的帮助。感谢阿林汉姆先生，以及其他各位版权所有者的诗歌。阿林汉姆的诗摘选自《爱尔兰谣曲和诗歌》，弗格森的诗歌引自西利、布赖尔斯和沃克公司的版本。我自己和欧李尔小姐的诗则摘自《年轻爱尔兰的谣曲和诗歌》，它是一本小诗集，1888年由都柏林的吉尔父子公司出版。

目 录 Contents

序 1

群聚的仙人

- 群聚的仙人/W. B. 叶芝 3
- 仙人/威廉·阿林汉姆 7
- 弗兰克·马丁和仙人/威廉·卡尔顿 12
- 神父的晚餐/T. 克罗夫顿·克罗克 17
- 拉格那耐的仙井/塞缪尔·弗格森 23
- 泰格·欧凯恩和死人/道格拉斯·海德 30
- 帕迪·可可兰的老婆/威廉·卡尔顿 45
- 摇篮曲/J. J. 卡拉南 47
- 白鲑,或者康恩的传说/S. 洛佛尔 52
- 仙人的山楂树/塞缪尔·弗格森 58
- 诺克格拉夫顿的传说/T. 克罗夫顿·克罗克 64
- 东加尔的仙人传说/丽提提亚·梅林托克 70

仙人换走凡人的娃娃

- 仙人换走凡人的娃娃/W. B. 叶芝 73

蛋壳酿酒/T. 克罗夫顿·克罗克 77

仙人照料偷来的宝宝/爱德华·沃什 80

贾米·弗里尔和年轻的女士——来自东加尔的传说/丽提提亚·梅林
托克 84

偷来的孩子/W. B. 叶芝 92

美人鱼

美人鱼/W. B. 叶芝 97

灵魂囚笼/T. 克罗夫顿·克罗克 100

弗洛伦斯·康迪龙的葬礼/T. 克罗夫顿·克罗克 113

孤独的仙人

孤独的仙人：列普拉空、克鲁里空、法·达里格/W. B. 叶芝 121

列普拉空，又称仙人鞋匠/威廉·阿林汉姆 124

主人和仆人/T. 克罗夫顿·克罗克 128

东加尔的巨人/丽提提亚·梅林托克 135

孤独的仙人：“蒲卡”/W. B. 叶芝 139

吹笛手和“蒲卡”/道格拉斯·海德 141

丹尼埃尔·欧鲁尔科/T. 克罗夫顿·克罗克 146

基尔代尔的“蒲卡”/帕特里克·肯尼迪 153